

梓树花开在远方

□孔祥秋

“桑梓”一词，对于客居他乡的人，有一种疼痛感。“维桑与梓，必恭敬止。”《诗经》里的这话，是“桑梓”一词的本源。

桑，是对母亲的比喻，养蚕织布；梓树高大，是父亲的象征，撑门立户。有母亲可以相依、有父亲可以倚仗的地方，就是故乡。

当我开始揣摩“桑梓”这个词的时候，是我客居别地多年之后。

岁月，总有这样那样的辗转。那么多人，在各种外力或内力的作用下，常常远远近近地迁徙。先人生活的地方，就成了祖辈的故乡；祖辈生活的地方，就成了父辈的故乡；父辈生活的地方，就成了我的故乡；而我生活的地方，或许又会成为孩子们的故乡。

无他乡，不桑梓。一个一个离开的地方，就远了。想一想，桑梓永远在身后。真的，那些新到达的地方是不以故乡为念的，就像你没有带父母而来。

柳树在我老家的小村四周栽种得最多，长得最茂盛，成为我心里的一种情感符号，或许是这个缘故，我对于唐宋八大家中的柳宗元，特别喜欢。

那年，谪居永州十年的柳宗元，忽然接到了皇帝命他回京的诏书，笔墨颤抖地写下了《闻黄鹂》一诗，叹道：“乡禽何事亦来此，令我生心忆桑梓。”

乡禽，故乡之鸟；乡，长安。黄鹂，说是长安常见的一种鸟。囚居之中，天天听到杜鹃啼春的声音，多少年过去了，自己已成粗俗的异乡人，可春天何

曾来过？如今忽然传来好消息，让人无端生出了辛酸而欢喜的乡愁。

长安，是他的出生地，是他的桑梓城，更是大唐的国都。柳宗元的乡愁，更是国愁。以报国之心兴冲冲回到京城，谁知却被贬往了更远的柳州。那里，桑不见，梓不见，只有他身如孤柳，在风中摇曳又摇曳。

周折又周折，故乡是再也回不去的远方，只有他柳姓之柳，落地成殇，与柳州之柳，双叠成荫。

姓氏，这种独特的家族文化符号，在泱泱华夏的历史长卷里一脉传承，赓续连绵，不曾断流。从上古的八大姓，到当下的七千门楣，都是有源之水，有本之木。沿了家谱那盘根错节的文字，溯流而上，就能让自己找到最初的精神领地。

那里，一个遥遥千古云烟的人，忽然就亲近了，忽然就近了，忽然就有了音容笑貌。

无姓的蛮荒，到有姓的聚拢，是社会的发展。文明，怎么可以漫野而生？姓的本真符号，氏的贵贱区分，于秦汉时期合二为一，让万众有了更直接的亲和感。秦汉，也是中华国土归一统的大时代。

姓是五彩的，倚山为姓，傍河为姓，以城为姓，论官职为姓，凭技艺为姓，林林总总，鲜活而枝繁叶茂着。一姓宗族，万姓家国，这是山河永固的同心力和凝聚力。姓氏，独特而绚丽的文化彩绘，是维系华夏文明不曾破碎的重要纽带。北方的北，南方的南，同一个姓氏遥遥相呼应，这种应答中，山低了，水浅了，仿佛指尖就触摸到了指尖，心跳就触碰到了心跳。

姓氏，同频的一个音阶，千回百转的家族

密码，是无数人心灵的坚守。那些丢失家族密码的人，无不痛心疾首，成了茫然失措的群体，再也抬不起头来。这耻辱是扎心的，是一生一世的叹息，是来生来世的忧伤。

一路上舍去了一件一件的贫富之物，却将家谱紧紧地放在贴身贴心的地方。走一段路程，还要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在阳光下亮亮。任何时候，阳光是欣欣向荣的，阳光会让每一个字都明亮起来，那是家族的勃勃生机。

一路行走，一路垒砌家门，像一棵坚韧的爬根草。一节一停顿，一节一扎根，是姓氏一地一地的开花。那些家谱笔墨凝结处，一城一村，成为家乡，又成为故乡。离开，也许是痛苦的，但迁徙让独立一方的姓氏有了向各地开枝散叶的机会，也有了更多生活的选择和创造。历史上几次重要的“衣冠南渡”，无不是疼痛的，但也点燃了荒野之地的文明。在故乡渐远里，岁月有了更多的繁荣。

桑梓，一地一地的退远；姓氏，生生死死的相随。

那年，柳宗元写《闻黄鹂》的时候，他说桑椹正向紫，那应该是五月。

此时正是五月，桑椹渐向紫熟，那是乡愁郁结的低垂，在眼；而梓树那淡淡的紫花正开，这是乡情如梦的遥望，在心。桑梓，远与近的情感纠葛，虚与实的心灵意象。

母倚桑，父如梓。想母亲时，我沉思；想父亲时，我望天。务实的娘啊，有梦的爹，是我炊烟袅袅的故乡，是我砖瓦荒凉的桑梓。



字如其人

□肖刚

父亲站在街边，望着嘉德楼的那块牌匾，重重地叹了口气。其实，就连我也想不明白，二叔为什么会一直拖着，不换这块牌匾。

半年前，父亲就找到二叔，想为嘉德楼重写一块招牌，二叔当时没说行也没说不行，只是笑笑。但我看得出来，二叔的意思是不想换。后来，父亲又陆续地提过几次，每次二叔都是不吞不吐，很快就把话题扯到别的地方去。我知道，二叔从小敬重父亲，未成年时，爷爷奶奶身体都不好，是大姑和父亲撑起了这个家，拉扯二叔成人，二叔是在顾忌着父亲的脾气。这几年，父亲在书法界小有名气，来向他求字的人络绎不绝。父亲三番五次地上门求着送字，这倒还是破天荒的头一次。

父亲的书法苍劲古朴，墨韵沉厚，确实很有几分大家的气势了。书法上的精进也让父亲生出一些傲气，他开始注重起自己的名声来，有时还会端起架子，对一些前来请教的晚辈后进毫不客气地指指点点，对自己原先的一些作品也开始不满意。特别是二叔酒店的这块招牌，那是他十几年前写的，如今在他这个“大家”眼里，自然是透着满满的疏浅和稚嫩。每次去二叔的酒店，他都会神色复杂地盯着招牌上的那几个字，好像这几个字玷污了他的名声一样。我没想到父亲会把这件事看得这么重，重得好像都快成他的一块心病了。

这不，这天父亲直接在家把字写好，让我陪他一起去酒店找二叔，颇有些逼二叔就范的意思。碰巧那天大姑也在，见到我们，二叔哈哈笑道：“真是择日不如撞日，今天我们一家人可以吃顿团圆饭了。”父亲没去接二叔的话茬，他抖擻开手中的宣纸，让我扯住另一边和他一同摊开，颇有些得意地指着自己的墨宝让二叔瞧。二叔这次没笑，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

这时大姑过来，她看看父亲的字，又看看父亲，斩钉截铁道：“不换！”大姑

是个直性子，说话像放连珠炮，她瞪着两个大眼珠子瞧着父亲：“这事老二跟我说过，他不想换，我更是觉得这块牌匾不能换！老二这些年辛苦打拼，靠的是诚信厚道，凭的是实在食材和公道价格，他赚钱后仗义疏财做了不少好事，为家乡建设更是捐款捐物，竭尽全力，才有了今天这人人称道的好口碑。十几年了，大伙都认可了这三个字，看到这三个字，就如同看到嘉德楼的信义和担当。”大姑顿了顿，望着父亲重重地道：“你别以为是你的字成全了嘉德楼，其实是嘉德楼的名誉成就了你的字！”父亲怔怔地望着大姑，一时愣在了那里，好半天都没有言语。

那天回家以后，我发现父亲好像变了一个人，他在书法界露面越来越少了，却喜欢上了做公益。他经常穿着红马甲，穿梭于大街小巷，不光自己奔走，还带领着一帮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志愿活动。

奇怪的是，来向父亲求字的人却越来越多。父亲的脾性也变了，不再像原先那般端着架子，不管对谁都是和颜悦色、有求必应。有一次，我同大姑说起这事，大姑笑笑：“这就对了，人品好字品才好，人格高字格才高。这字也是有品格的，有了品格的字，大家才会喜欢。”我觉得大姑说得没错，还真是这么回事。



南风向北

□刘海波

笨拙地陷进渐远的春天
被你一眼看破的逃逸困住
唯有隐匿的是唯一的剥离

水是万物之痛的药
我像婴儿吮吸胶河的水
忘记来历
任南风翻过田埂
——向北，向北吹
去养那具裂隙的身体里
急着抽枝的部分

我可以长睡河岸
无人问津
可以被麦浪浮起
可以像野芝麻
将自己拔高一寸
而家园依然有一半留白
致使
故事无法破土而出